

罗刹门

「台湾」陈青云 著

中



内蒙古文化出版社

蘇州園林

蘇州園林 | 蘇州園林



陈青云作品集

罗刹门

陳青

(台湾) 陈青云著

坐失先机

“放开他!”姜浩下了决断。

两女子犹豫不决。

曹玉堂垂下头喘气。

“不能放!”苍劲的声音传来。

马庭栋抬眼望去,来的是看门的驼背老人,此刻,他原本昏花的老眼突然有了神,不但有神,还泛出可怕的寒芒,原来他是个深藏不露的高手。

“宋老爹,为什么不能放?”姜浩问。

“人是老奴隶的……”

“你说为什么不能放?”姜浩再问。

“他不是真正的窃贼,是个心怀叵测的人物。”驼背老人凌厉的目芒朝马庭栋面上一绕。

“心怀叵测?”姜浩不解地望着驼背老人:“宋老爹,把话说清楚,不要转弯抹角。”

“少爷去问老夫人吧!”

姜浩转望着马庭栋,脸上现出了十分为难之色,期期道:“马兄,这桩公案……”他没出口的话是先要询明真相,希望马庭栋能谅解。

马庭栋现在必须要当机立断,曹玉堂何以落在对方手中是个谜,但一个不问可知的原因是他要查姜浩母子的底细,为了救他的胞妹曹玉妍,也为了除灭罗刹门这邪恶的门户,眼前有两点非坚持不可,一是不使曹玉堂离开自己视线,二是把人带走。心念之中,沉声道:“可否容在下先问几句话?”

姜浩道:“当然可以!”

马庭栋脚步向前挪了一下,使距离更短些,开口道。“曹兄,到底发生了什么事?”

曹玉堂没反应。

马庭栋心里暗自一震,放大了声音道:“曹兄,还认得小弟么?”

曹玉堂木态依然,眼神涣散而不集中,显然是心神已受控制。

马庭栋暗一咬牙,侧开半步,望着姜浩。

“姜兄，看样子敝友已经受了禁制，心神不属，不知是府上那位的高招。”

“这……”姜浩眉头一紧，转注驼背老人：“宋老爹，这怎么回事？”

“少爷还是去问老夫人吧。”

“老夫人一向不使这种手段对人，谁下的手？”

“是老奴！”

“先把他解禁！”

“他是一头凶豹，老奴不敢擅专，出了差错，老奴担待不起，还是先请示老夫人的好。”

“少爷！”小香开了口：“人先带走么？”

“姜兄！”马庭栋立即接口：“你我是初交，但在下请求人留原地，待事实澄清。”

姜浩犹豫了一下，道：“好，容小弟去请示家母！”说完，匆匆离去。

另一名挟持曹玉堂的少女，觑住机会，向马庭栋挤一挤眼。

马庭栋心中一动，不明白这女的挤眼是什么用意，但意识到其中必有文章，心里已打定了主意，不惜动武，非把曹玉堂带走不可。

驼背老人阴阴地望着马庭栋，那双眼睛就像一只老得秃了毛的兀鹰眼，够怕人。

片刻之后，姜浩去而复返，脸色十分难看。

马庭栋的心微微一沉，意识到可能不能善了。

“马兄，对不住！”姜浩的声调有些异样。

“情形如何？”马庭栋沉住气。

“事涉上一代的恩怨，未便奉告，唯一请求马兄谅解的是他姓曹的受人指使，阴谋迫害小弟母子，幸被家母察觉，才未酿成可怕的后果，为了彻底了断这段恩怨，必须要留下他以待他的幕后人出面，小弟保证，看在马兄面上，不会过分为难他。”

“哦？是这样？”

马庭栋在心里暗骂了一声：“鬼话！”他不是骂姜浩，因为姜浩连自己的身世都不知道，他骂的是那以姜浩生母自居的女人，分明曹玉堂是为了调查那女子的底细而失手被擒，却胡编出了这一套说词，眼前当然无法揭破姜浩的来历出身，因为时间地点都不宜，那不是三言两语的事。曹玉堂的胞妹被罗刹门选中为第五代传人，称她为五娘，她的出身罗刹门当然明白，所以对付曹玉堂是意料中事，现在要做的是把人救离魔掌。

“把人带下去！”姜浩抬了抬手。

“慢着！”马庭栋也抬了下手。

“马兄！”姜浩的眉头皱了起来。

那名刚才向马庭栋挤眼的女子直勾勾地望着马庭栋，眼里的神色表现出焦急，似乎暗示马庭栋必须坚持到底，她为什么窝里反，只有自己知道。

“姜兄，人，在下必须带走！”

“这……为什么？”

“基于朋友的道义！”马庭栋只能用托词而不能稍涉事实，他怕点破之后会激起罗刹门的警觉和强烈反应，那会增加将来行动的困难，同时也可能危害到曹玉妍的安全。

“马兄否认了我们之间的初交？”

“在下没这意思。”

“那该怎么说？”

“在下也向姜兄提出相对的保证，人由在下带走，问明原因之后再作决定，如果他真的违背了江湖规矩，原人送回，在下以修罗剑的名号担保，事情未了之前，绝对不离开客店一步。”

“小弟无法答应！”姜浩变了脸。

“在下一向不改变出口的话。”马庭栋断然回答，他已经下了决心，必要时动剑。

“马兄难道要动武？”

“如果被迫的话，只好如此。”

“马兄以小弟为可欺么？”

“事情逼到头上，别无选择。”

局面已僵，动武势所必然。

“带走！”姜浩翻了脸，大喝出声，猛地挥手。

“不许动！”马庭栋手已按上剑柄。

就在此刻，驼背老人一闪身，贴向曹玉堂，手臂前环，反握一柄亮晃晃的匕首，抵上曹玉堂的心窝，他背驼人矮，只能采这姿势。

马庭栋一窒，他没防到对方这一着。

驼背老人阴恻恻地道：“你可以带一具尸体出去。”

马庭栋心里很急，他现在已居于劣势，凭剑术他可以完全解决在场的人，但却救不了曹玉堂的命。

“马兄还坚持么？”姜浩咬咬牙。

“主意不变。”

“结果会如何？”

“会有许多人流血!”

曹玉堂仍是那心神不属的样子,对眼前因他而起的火爆场面,懵然无反应。

“走!”驼背老人栗喝一声,向侧后方挪步。

曹玉堂被挟着顺驼背老人挪动的方向推移。

那使眼色的女人目珠连瞟姜浩。

马庭栋受这女人的暗示,会过意来,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,呛地一声,寒芒乍闪,剑尖已抵上姜浩的肋肋,动作只是一瞬。

姜浩不虞马庭栋会有这一手,脸色惨变。

驼背老人也是老脸变形,僵住不动了。

那叫小香的女子张口瞪眼,只有那施眼色的故意装出惊容,不由自主地微一颌首。

“姜兄,要他们放手!”马庭栋声音保持沉静。

“办不到!”

“是希望院子里同时有四具尸体么?”言下之意,在场的一个人也逃不了。

“修罗剑,尸体应该是五具,你无妨试试看。”姜浩命在剑尖控制之下,但毫无妥协之意,说完之后,扬头大喝道:“把人带走,不必管我。”

马庭栋心里暗急,如果驼背老人真的照话行动,可还真的没办法,他不能杀姜浩。

驼背老人在犹豫……

姜浩再次栗喝道:“宋老爹,你等什么?”他是真的不怕死,还是别有所恃?

“暗器!”使眼色的女子突然急叫一声。

马庭栋反应神速,闪电般撤剑易位,数点银星从眼前飞过,急转头,不见人影,但暗器是由厅里发出没错,由银星飞射的方位可以判定。

姜浩在一呆之后才闪开身形。

“贱人你敢反叛!”驼背老人暴叫一声,一扭身,放开曹玉堂,匕首扎向那女的。

“呀!”女的尖叫一声,松手后退。

马庭栋大急,他行动再快也阻止不了。

同一时间,曹玉堂在半边突然失去支持之下,身躯一歪,带动了小香。

“啊！”一声惨叫，驼背老人的匕首扎在小香身上，小香松手，歪了下去。

曹玉堂踉出，被那使眼色的女子抓住。

驼背老人老脸一扭，匕首再扬……

这一匕首扎出，曹玉堂和那女的非有一个挨上不可。

但由于驼背老人这一失手，已经给了马庭栋时间，身形疾进，长剑同时递出，驼背老人如果不收刀闪避，就得毁在剑下。

他闪开了。

主容易势，马庭栋变成了主动，但他还不想杀人，现在已经不需要杀人，而是要把握机会救人，目光一扫现场，急声道：“快带人离开！”这话是对那女的而发，他认定女的是站在自己一边，至于原因，没有去想的余地。

驼背老人扑上。

马庭栋长剑一挥，以他的身手，这一挥之势也极惊人，驼背老人弹退，他自忖接不下这一剑。

那女的拉着曹玉堂急急朝外走去。

姜浩双目尽赤，脸孔扭曲得变了形，木在当场，他身边“没带剑，无法行动。

驼背老人身躯电旋，从另一方向逸去，目的当然是截阻曹玉堂和那女的，别看他人老背驼，身法之快速利落，有如魅影飘云，只一眨眼便已消失，这种神功，江湖中还不多见。

一道银光自厅内飞出，姜浩伸手接住，是剑。

马庭栋转身掩护，曹玉堂和那女的已出了院门。

姜浩仗剑扑击。

马庭栋返身急迎，他不能恋战，分秒也不能迟滞，否则曹玉堂和那女的便不能安全退出姜宅，是以出手不再留情，说不留情也留了情。

金铁交鸣声中挟以一声低哼，姜浩身形倒撞。

马庭栋连半眼都不多看，迅快地冲出院门。

一条人影凌空扑向曹玉堂他们两个。

相距约莫三丈，马庭栋鞭长莫及，情急之下，本能地脱手掷出长剑，人也同时弹起……

就势论事，飞剑阻止不了那凌空下击的人影。

怪事突然发生，另一条人影，斜里飞起，两条人影在曹玉堂的头顶数尺之处相撞，双双弹坠地面。

马庭栋剑落人也到，捡起剑，定身抬头，只见驼背老人滚倒在两丈外的房角地上，另一条人影不见。

这些情况只是瞬间的事，几乎是同时发生，那女的紧抓着曹玉堂僵在原地，粉腮一片煞白。

“快走！”马庭栋喝了一声。

那女的如梦乍醒般急拉着曹玉堂挪步。

出了大门，没人追出。

马庭栋松了口气。

“姑娘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我叫丁美芳！”她惊魂未定。

“刚才截阻老驼于的是什么人？”

“像个女的……”

“女的？”马庭栋心中一动，左右一看，过：“我们快走，到客店里去再说。”

× × ×

安平客店。

房间里。

曹玉堂躺在床上，马庭栋和那叫丁美芳的女子站在床边，房门是关紧的。

“丁姑娘，现在安全了！”

“唔！是的！”

“如在下猜得不错，姑娘是罗刹门弟子？”

丁美芳点点头，承认了。

“噗！”一样东西穿窗射入。

丁美芳尖叫一声。

马庭栋心头狂震。

魔影如幻

大白天里，居然有人敢追踪到客店下手？

马庭栋推窗一看，窗外院子里空荡荡地不见人影，拉上窗，转身，只见丁美芳坐在地上发抖。

“丁姑娘，你受了伤？”

“好像……没有！”丁美芳扭动了一下，站起身来，自己在身上探索了一阵，又道：“是没受伤。”

“那就好，丁姑娘，把事情说说看？”

“这位……曹大侠……”她调匀了一下因紧张而引起的急促呼吸，接下去道：“前天夜晚三更时分，我忽然奉命看管曹大侠，不知道他是怎样被擒的，我见到他时，他就是现在这模样。”

“哦！后来呢？”

“后来……”丁美芳压低了声音，望了望窗才又道：“我是从小香的嘴里套出来的，她是老夫人的贴身侍婢，很多事她都知道。”

“她是怎么说的？”

“说曹大侠是个危险人物，跟修罗剑马庭栋是同路人，如果不除去后患无穷！”

“嗯！那为什么不立刻杀了曹大侠呢？”

“不知道，说是……要留着利用一次，到底怎么利用，便不得而知了。”

“这件事你们少爷姜浩不知情？”

“他完全不知情。”

“你为什么会站在曹大侠这一边？”

“这个……我……”丁美芳低了低头，然后才略带羞涩地道：“因为我喜欢他，我一见他就觉得投缘，我厌恶罗刹门邪恶的生活，我一直在等机会，宁愿死，也不愿再过那种生活，我也是好人家的女儿，家父曾经做过府衙的总捕头，虽然我被骗陷身在罗刹门中，但洁身自爱，从没做见不得人的事，马大侠……”

“在下听着。”

“我不知道曹大侠是不是看得起我，不过那不要紧，我喜欢他就

够了,为所喜欢的人做点事,未尝不是一种安慰。”

人情、义理分明的话,使马庭栋大为感动。

“曹大侠已经受了禁制,怎会逃出来?”

“是我安排的。”

“哦!怎么说?”

“我听说马大侠来会唔姜浩,想起丁香说过马大侠跟曹大侠是同路人的话,于是我就冒险放人,故意追了出来,当时我没多大把握,但不愿放过机会,拼着受门规严厉制裁的危险……”

“在下明白了!”马庭栋截断了她的话:“先行代曹大侠向姑娘致谢,现在救治人要紧,如何解除禁制?”

“这……我不知道。”

“姑娘不知道?”马庭栋不由皱眉,顿觉遭遇到了最棘手的问题。

“我在门中的地位低,许多事都不知道。”

“这……”马庭栋望着床上白痴般的曹玉堂,心里在想,当初自己受制,被带到山中罗刹门总舵,逼婚不成,遭受囚禁,凌云剑客姜展鹏指示解禁之法,但那是关于功力方面,现在曹玉堂是心神受制,那方法当然不适用,这便如何是好?

丁美芳开始不安地在房中走动,突地,她发现床边地上有样东西,捡起来拿在手中一看,惊声道:“马大侠,你看……”

“什么?”

“刚才从窗子射进来的不是暗器。”说着,递了过去。

“噢!”马庭栋接过手,一看,是个纸团包着个小石头,忙抛掉石子,展开纸团,是张字条,上面写了不少字,最后画着个猫头,登时大喜过望,是神猫卜一贵传来的讯息,立即从头细看,看完,眉头反而皱得更紧。

“马大侠,怎么回事?”

“是……朋友传来的消息。”

“怎么说?”

“要在下马上去处理一件要紧事。”

“那……我和曹大侠怎么办?”

“……”马庭栋满脸焦急之色,连连搓手。

丁美芳不安地望着马庭栋。

马庭栋急得冒冷汗,事情是非办不可,但如果自己一离开,丁美芳和曹玉堂的安全便大成问题。

如果能解开曹玉堂的禁制,便他的神志回复正常,问题则可迎刃

而解，至少他有自保的能力，但如何着手呢？想来想去，只有用在罗刹门监牢里凌云剑客姜展鹏所授的解法勉强一试。

于是，他靠近床边，把曹玉堂的身躯侧转……

“马大侠，你想到了解法？”

“只是试试看！”

抬手，并指，迅疾地点了下去，然后再把曹玉堂的身躯摆成仰卧之势，静观变化。

丁美芳也大睁眼望着。

片刻工夫，曹玉堂本来涣散的眼神开始凝聚，很快地迸发出熠熠精芒。

丁美芳喜之不胜地道：“成了！”

曹玉堂翻身坐起，目芒连闪之后，双腿一擦，下床站立，功力竟然恢复了。

马庭栋侧开身，喜孜孜地道：“曹兄……”两个字出口，像突然被人捏住脖子，以下的再也吐不出来，刚刚那抹喜色僵化在脸上。

曹玉堂的目芒变成了凶芒，带着可怕的杀意。

丁美芳也发觉曹玉堂的眼色有异，脱口道：“马大侠，这怎么回事？”

马庭栋栗声道：“糟了！”

丁美芳道：“什么糟了？”

马庭栋惶然道：“武功恢复，但神志依然……”

“呼！”曹玉堂扬掌劈向马庭栋。

“啊！”丁美芳惊叫了一声。

马庭栋闪开。

曹玉堂转身一掌劈开房门，冲了出去。意外之变，使马庭栋窒住，等回过意来，才急追而出。

劈门的声音很大，惊动了房客和店伙，齐朝这边奔来探视。

马庭栋已顾不了惊世骇俗，以极快的身法追了出去，到了客店大门之外，左右扫描之下，已不见曹玉堂的影子，登时急得头星火，返身又进店门，冲着掌柜的道：“人呢？”

掌柜的惊愕地道：“什么人？”

马庭栋道：“刚刚跑出去的是朝哪个方向？”

掌柜的道：“没有见谁跑出去呀！”

马庭栋急煞，看样子曹玉堂越屋而去，一个武功恢复但神志不清的高手，会做出什么事来简直令人不敢想象。咬牙一想，又奔出店

门，盲目地沿街追去。

不久，追到了郊外，一无所见。

他停下未，竭力冷静一下，突然又想起留在店房里的丁美芳，她如果被罗刹门逮回去，必然是死路一条，顾此就要失彼，怎么办？

神猫传讯要他办的事，同样刻不容缓。

把心一横，先办大事要紧，曹玉堂去向不明，盲目追寻不是办法，丁美芳是个机灵女子，自会有应变之道，先办事去吧！

× × ×

怪事，江湖中怪事层出不穷。

马庭栋现在要办的就是件怪事，相当怪的事。

客店里神猫飞石传讯，字条上写的是：“十万火急光天庙，三生石下乞食婆，静待日落会鬼影，仗剑诛妖破邪魔。”他并没完全了解这四句似偈似诗非诗的含义，仅仅知道在离当初罗刹诸女们作孽的废宅不远处有座光天庙，既是十万火急，当然一刻也不能耽搁，最后的两个字“邪魔”，难道是指秘密而邪恶的罗刹门，此所以他无法兼顾丁美芳的安全，也不遑去追查神志不清的曹玉堂的下落，先赶着办这件怪事。

光天庙座落在西山的山脚下，现在日头已经西偏，是以光天庙已在日光斜照不到的阴影中。

马庭栋奔到庙前，这地方他没来过，只是听说过而已，现在一看，败落得相当可以，八成是少香没火的破庙，但从残存的痕迹，依稀可以想见它当年的雄伟风貌。

经历无数年代无数人践踏的凹陷门槛，蚀痕斑剥的门扇，使这庞然大庙变得像一个枯朽待毙的老人。

目光浏览了一周，跨进庙门。

迎面是一个半为野草湮没的干涸大水池，池中央隆起一座两丈见方的平台，台中央一块苍褐的巨石，上面依稀可见“三生石”三个模糊的字痕。

池边距离平台还有三丈左右的池床。

三生石找到了，下面该是乞食婆，怎么说？

马庭栋遥望巨石，注意扫瞄之下，发现石边有堆东西，似是一堆破烂，他飞身上了池中央的平台，看那堆破烂，赫然是两张破草席盖着一个人，登时心中一动，是死人还是活人？

草席动了，翻开，一个人坐了起来。

一个蓬头垢面的叫化婆，并不陌生，正是那曾经在河边桥头出

现,干预万惠明与毕光前为了朱大小姐决斗的乞丐夫妇的一半。那男叫化曾在毕府外的小巷里传过神猫的口信,显然这对化子夫妇跟神猫是同路之人。

“马大侠!”叫化婆开了口:“你再不来,我可要走了,窝在这里不是味道。”

“大娘是专等在下下的?”

“不错,受人之托办事。”

“大娘准备告诉在下什么?”

“请马大侠藏身庙里,日落之后,此地有鬼影子出现,凭你的本领机智,揭开鬼影的底牌。”

“就是这么几句话?”

“是的!噢!对了,那鬼可不是普通的鬼,得十分小心应付,如果需要动剑,剑下绝不可留情。”

“还有别的么?”

“没有了!”叫化婆踢开破草席站了起来,左右张望了一眼:“要饭的话已传到,该走了!”身形一起,越过干池,迅疾地奔出庙门。

马庭栋木在当场发呆,心想:“所谓鬼影子,应该是江湖上的高手无疑,神猫何以不直接说明情况,而要故神其秘地弄这玄虚?现在是申牌时分,到天黑够等,但又非挨不可。”

呆了一阵,离开三生石,居中是第一重大殿,默察了一阵形势,殿角与配殿交错的地方是最好的藏身之所,居高临下,前院的任何方位全在视线之中。于是,他上了屋面,隐入檐牙的暗影中。

枯等,不期然地又想到了因救曹玉堂而反叛的丁美芳,她被抛在客店里不知道是否会被找到?曹玉堂功力恢复但神智不能自主,会不会遭遇意外?

朱大小姐是否仍在毕府作客?毕光前已死在金童的刀下,她有逗留的必要么?

神猫声言护花,他在毕家是什么身份?

毕家又是什么样的人家?

曹玉妍被选中为罗刹门的继承人,经这一闹,她的处境会有变化么?

想到曹玉妍,眼前似乎便浮现出她那造物者所特别偏爱而赋予的绝世丰姿,耳边又响起曹玉堂说过的话:“如果有机会就跟她结合……”命运会真的如此安排么?

.....

x x x

日落！

天色昏暗下来，光天庙死寂得像鬼域，而马庭栋要等待的是鬼影子，随着时辰的迫近，他下意识地紧张起来。鬼影子当然是人不是鬼，但是个什么样的人呢？

正在焦思冥想之际，两条人影掠进庙门。

马庭栋的心一下子抽紧。

两条人影分左右绕过水池，到殿前停住，仍是一左一右，面向大殿站立，是两个中年汉子，似有所等待。

当然，一望而知，这不是要等的鬼影子。

这两名中年汉子意在何为，与鬼影子有关么？

一个非常古怪，分不出是男是女的空洞声音传出，像是发自大殿之内：“你们来了？”

两名中年汉子齐齐躬下身去，同声道：“恭聆法谕！”语气相当恭谨。

马庭栋心头骤紧，这在大殿里发话的是鬼影子么？是什么时候来的？还是本来就已经伏匿在大殿里？如果是，那自己的行迹是不是已落入对方眼中？

殿中人的声音又道：“你两个是负责看管那叫珍珠的小贱人的？”

两人打了一个哆嗦，颤声应道：“是的。”

马庭栋心弦一震。

殿中人道：“人呢？”

两人扑地跪了下去，其中一个栗声道：“那小妖精太诡诈，被她……逃脱了！”

殿中人道：“你们接引人告诉过你们本教的规矩没有？没完成任务该怎么办？”

两人把头叩到地面：“弟子知罪，请神使开恩。”

马庭栋大为困惑，殿中人自称本教，而两名汉子却又称殿中人为神使，那就是说殿中人是使者的身份，他们是什么教？既是一个教派，就不是原先猜想的罗刹门了，怎么又扯到珍珠呢？如果现在出其不意闯进殿中，能不能揭开对方的真面目？照神猫的传话，称对方为鬼影子，叮嘱要特别小心，看来还是稳扎稳打为上。

一个黑影，在两名汉子身前一闪而没。

就那么一闪，的的确确地只是一闪，如果不是定睛望着现场，绝对不可能发觉。

马庭栋大为骇异，几乎失声叫了出来，鬼影子，真的是像鬼的影子，要不是心里先有了鬼影子的成见，还以为是眼花了。

两名汉子跪伏着没动。

这一闪即逝的影子是殿中人么？

天色已经黑定，由于这里是庙院，而且又傍山脚，所以显得特别黝暗。

现场久久没有动静，气氛相当诡秘。

马庭栋在积极盘算，如何才能迫使殿中人现形？如果刚才一闪而没的影子就是殿中人，似这等鬼魅的身法，要想揭开他的真面目可能不太简单。

又有人进庙，十分快速地便来到那两个仍然趴着不动的汉子身边。

“接引人么？”殿中人的声音又响起。

“是！”来人对殿门行了一礼。

“这两个不中用的东西办事不力，本座已经亲手法，你来善后。”

“遵命！”来人又躬了躬身。

马庭栋为之心头泛寒，听口气这两名汉子已经是两具尸体了，难怪伏跪着久不起身。在那快速的行动中杀人，而被杀的竟然没有任何反应，不但是不可思议，而且也太恐怖了，若非目睹，谁能相信？

来人用脚一拨，两名汉子翻倒在地，真的是死了。

“午后交办的那件急事办得如何？”

“禀神使，刚逮到一个！”

“人呢？”

“在庙外！”

“带进来，本座亲自处置。”

“遵命！”来人应了一声，回身朝庙门方向吹了声刺耳的口哨。

马庭栋心头一紧，不知他们逮到的是什么人，看来殿中人又要表演瞬间杀人的绝技了。

工夫不大，两个人并肩入庙，其中身形较小的一个是被另一个挟持着的。绕过水池，来到当场。

“此人是谁？”殿中人似是看不出被逮者的身份。

“她改了装扮。”那被称作接引人的回答。

“唔！放开她。”

挟持者松手，横移两步。

被挟持者身躯连晃之后，瘫坐下去。

马庭栋心神皆震，熟得不能再熟的身形和装束，被擒的赫然是金童，从前在伏牛山中的短打扮，他已不暇去想到底金童是珍珠，或是珍珠是金童的问题，只要鬼影一现，要救人就来不及了。

长身，拔剑，凌空下扑，同时挥剑……

存心杀人，出手当然是无情的。“啊！”半声惨嗥，那被称作接引人的栽了下去。

马庭栋落地。

同一时间，眼一花，黑影掠过，一闪即灭，马庭栋连意念都来不及转，别说看清人影了。

“嗯”地一声，金童歪了下去。

马庭栋连想都不想，本能地挥剑刺向那挟持金童而来的人，用的是那招得自铁匣血书的无敌杀手，但当目光触及对方的脸孔时，不由骇极，但剑势已发，无法改变路数，但这瞬间的反应，却使得剑势微微一滞。

凄哼声中，那人打了个踉跄，掉头电闪而去。

马庭栋窒住了，刚刚被这剑所伤的，他已辨出了面貌，竟然是神猫卜一贵，毫厘之差，神猫就要变成死猫。

他迷惑了，神猫既是对方手下，难道不知道对方底细，而要叫化婆指使自己探这所谓“神使”的鬼影来路？

“嗯！”身后传来一声呻吟。

马庭栋猛省地上还躺着生死不明的金童，车转身，跨前一步。

“你没死么？”这是直觉地脱口问出的一句话。

金童手撑地坐了起来。

“金童，你……竟然还活着！”

“我……好像……受了伤！”女人的声音，听来并不陌生。

“你是……”马庭栋心中一动，定神定睛一看，“啊”出了声，这金童竟然是丁美芳，一下子回不过意来，反而窒住了。

“马大侠！”丁美芳摇晃着站起身来。

“想不到会是你，伤得重么？”

“好像……不怎么重。”

“你……原来……我明白了。”马庭栋恍悟过来：“你怎么会想到利用这套衣服改装的？”

“马大侠去追赶曹大侠之后，我可急坏了，呆在客房里，一定会被他们找到，那便是死路一条，就那样离开更糟，大白天无法遁形，于是